

新唐書

冊三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隱逸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招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責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

褒可喜慕者類于篇

唐

書

卷

一百九十六

列傳

中華書局聚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澹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

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嘉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續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斬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蹄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

衣服鹿幘麂韁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屬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屬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屬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

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  
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李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  
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  
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銛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  
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于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  
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  
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  
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  
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  
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  
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

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侄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尙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巖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間爲方外

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岷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塵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天授初江南宣勞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興死免官歸素譽頓衰

孟詭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詭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詭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間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友貞少爲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四

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敕縣令弔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徂徠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旣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答洛州刺史元行沖邀致之間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沖垢礲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謂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

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誌如言終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鑄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瘦枯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晝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披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

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  
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謙  
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  
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  
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  
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  
閣侍讀國子祭酒楊錫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  
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  
霑斗米疋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  
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  
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鉤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

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  
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  
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齋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  
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  
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  
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  
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  
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  
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  
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  
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  
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

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卽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卽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祓得賞賜輒散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坼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

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  
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祚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披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  
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  
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  
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  
至都玄宗詔於玉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  
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紹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  
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詼諺似方士剗  
之不錄直取其隱槩云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  
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  
太常博士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  
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

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玄宗自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牆出首以決事人皆斬之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祕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卽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錢送擢其子僧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紺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召而令之已前卒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

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于亭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櫻屬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

遊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閨號回軒巷先是門  
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  
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  
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  
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  
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  
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竇建德爲中書侍郎嘗  
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  
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捽殞樓下曾祖昌寓字廣成貞觀中對策高第歷魏州  
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爲政三年璽書褒美進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  
爲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馴于廷述睿少與兄充符弟克讓篤孝已孤  
偕隱嵩山而述睿資嗜學大曆中劉晏薦於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擢累司

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述睿每一遷卽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齋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旣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廄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祕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館修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峘同職峘數抵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慤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駟帝特命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

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修潔及仕宦能交當時豪俊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

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壞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數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諺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侷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己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燭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

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

朝始驅馬市茶

崔觀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文宗時左補闕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書論事見便殿訪遺逸直方薦觀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遊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賞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橐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

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菑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徵  
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  
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  
爲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  
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  
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  
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  
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  
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隱逸孟詭傳○舊書入方伎傳

潘師正傳貝州宗城人○舊書作趙州贊人

賀知章傳○舊書入文苑傳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書林集

卷之三

裴叔業○書畫人文集

蘇軾五瑞賀紙宋摹入○書香子錄紙贊入

前題集

書畫人衣文集

書畫人衣文集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循吏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  
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棫  
樸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咸帝文武三王  
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刻祓荒荼始擇用州刺史  
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  
於屏風臥與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  
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數愁就委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  
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  
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

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銅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燒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歛擇嘗任刺史者郎官歛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勳閥著者名見本篇不列於茲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薊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昏邊人苦之多叛去帝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詔歲一按行尉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賓見卽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爲解諸酋卽相率築城起廨甫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

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  
敕益州給兵護送刺史竇軌疾其功誄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略不時遣歲餘  
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  
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期月皆  
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  
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糴糧少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  
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  
讓與行海內之人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  
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爲虔州  
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爲武陽令以愛利爲行元武民以犧牛依婦家者久  
之孳十餘犧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

令吾何與爲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豫卽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慚允濟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時又有李桐客者亦以治稱初仕隋爲門下錄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謀徙都丹陽召羣臣議左右希意以爲江左且望幸若巡狩勒石紀功復禹舊跡顧不其然桐客獨曰吳會卑濕而陋不足奉萬乘給三軍吳人力屈無以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劾以讖毀幾得罪而免爲宇文化及齊將至黎陽又陷竇建德賊平授秦王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爲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爲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爲梁州刺史父政藻爲隋水部郎使淮  
南死于盜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  
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  
刑書乎帝嘉納允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  
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  
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卽其地爲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  
闕泥熟別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  
立止受酒一桮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  
縣侯出爲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粧并什器于州齋家書就  
道會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

孫至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  
遂以名之少秀晤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略同復  
撰周書起后稷至叔孫爲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

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官既除調鴻臚主簿奏戎狄簿領高宗  
悅擢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倅外遷久乃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  
選事疾令史受賄謝多所糲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爲士  
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至遠之知選  
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故  
昭德銜之出爲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郪令年四十九  
世歎其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桓彥範力言其賢盧從愿尚少高以評目許弟  
從遠且責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頤其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  
友兄弟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從遠清密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府卿累封  
趙郡公謚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從父游道武后時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

至遠子奮字玉田少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鑑銳雖廝豎一閱輒記姓名居  
業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臺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

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畜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母終毀而卒

從遠子巖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執籩豆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舊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巖善草隸爲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爲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大鼎貢爲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傑爲拊背扼喉計帝奇之時諸將已決策先攻河東故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爲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祐以大鼎爲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浩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衛三渠泄汙潦水不爲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永徽中

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恭

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郎顥以弟紹尙太平公主問於克構答曰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顥不敢沮而紹卒誅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天授中遷麟臺監坐弟爲酷吏所陷流死嶺南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有司執不貰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澦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寢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于

官咸亨初敦實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跡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子膺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竇懷貞黨誅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會擢制舉仕累左武候中郎將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內詔仁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入爲

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估有贏輒入之官人以爲尙名然資彊摶疾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姦必發廷中謫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有女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効徙于邊轉右衛將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謚曰威

子歸道明經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內供奉左衛郎將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閣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道卽與紺袍銀帶因表使者卽到請備禮廷賜歸道諫曰虜背惠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辯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備禮迓之后從焉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賓卿往勞默啜請六湖州及都護府地不得大怨望執歸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撓詈且讓爲陳禍福默啜亦悔會有詔賜默啜粟三萬石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且許結婚於是更以禮遣歸道旣還具陳默啜不臣狀請備邊已而果反乃擢歸道夏官侍郎益親信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押千騎宿衛玄武門桓彥範等誅二張而歸道不豫聞及索騎

士拒不應事平彥範欲誅之以辭直免還私第然中宗壯其守召拜太僕少卿遷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謚曰烈帝自爲文以祭于賓庭開元時至光祿卿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主簿頻遷監察御史姚舊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訴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卽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脅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毀節以生孰愈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尪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毅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遷祠部員外郎姚舊曾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爲桂州都督招尉討擊使未

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爲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耶身至壁撫諭情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爲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爲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都督綏懷兩蕃將舉落內屬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其師卒于官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韋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卽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爲腴田又維艤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爲法方河北飢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爲

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  
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  
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爲  
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  
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  
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  
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爲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  
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茂謙擢制舉授左拾遺內供奉爲吏介  
而勤歷祕書郎始竇懷貞雅重其材及執政薦爲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  
初出爲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同鄉長相善洎晚有隙掉訐  
短長左遷桂州都督徙廣州卒景駿子述自有傳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爲平盧軍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滄棣等州輕  
兵遠鬪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表試金

吾衛將軍李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卽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蓆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頤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爲上州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羅珦越州會稽人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太祝曹王臯領江西荆襄節度使常署幕府累遷副使臯卒軍亂劫府庫珦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廷中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貰餘黨召爲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珦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珦下令止之修學宮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糴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謚曰夷

子讓字景宣以文學蚤有譽舉進士宏辭賢良方正皆高第爲咸陽尉父喪幾

毀滅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鄺卽所居敦請置幕府除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爲發券召母歸之入爲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祖琨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宗在東宮爲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爲太子琨以右中護爲詹事卒贈秦州都督謚曰貞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卽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

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爲孝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入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爲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廢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

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太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寶錄見丹政事卓然佗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于泉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廢累調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珏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略雲中踰旬注徧見酋豪鑄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萃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九百九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

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亩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亩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益後爲解素喧呼狃鬪亩至一切禁之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謙後以功爲封州刺史生二子卽隱龔盧攜舉進士陋甚岫獨謂攜必大用攜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云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翹代權二人交憾弘宣始謁翹翹敕左右謹衛旣與語見其沖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爲判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刺史弘宣謂非所任還詔不下開

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弘宣與吏部郎中崔瑨分道賑卹使有指還遷京兆尹  
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賊結酋豪自王僞署官吏發教奮招  
亡命聯蓬瀛嘉榮諸州誅蠻落搖亂根株磐熾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黠  
強者署軍中辱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峽中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  
寬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使除  
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  
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  
部尚書祕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患士庶人  
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爲書子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給  
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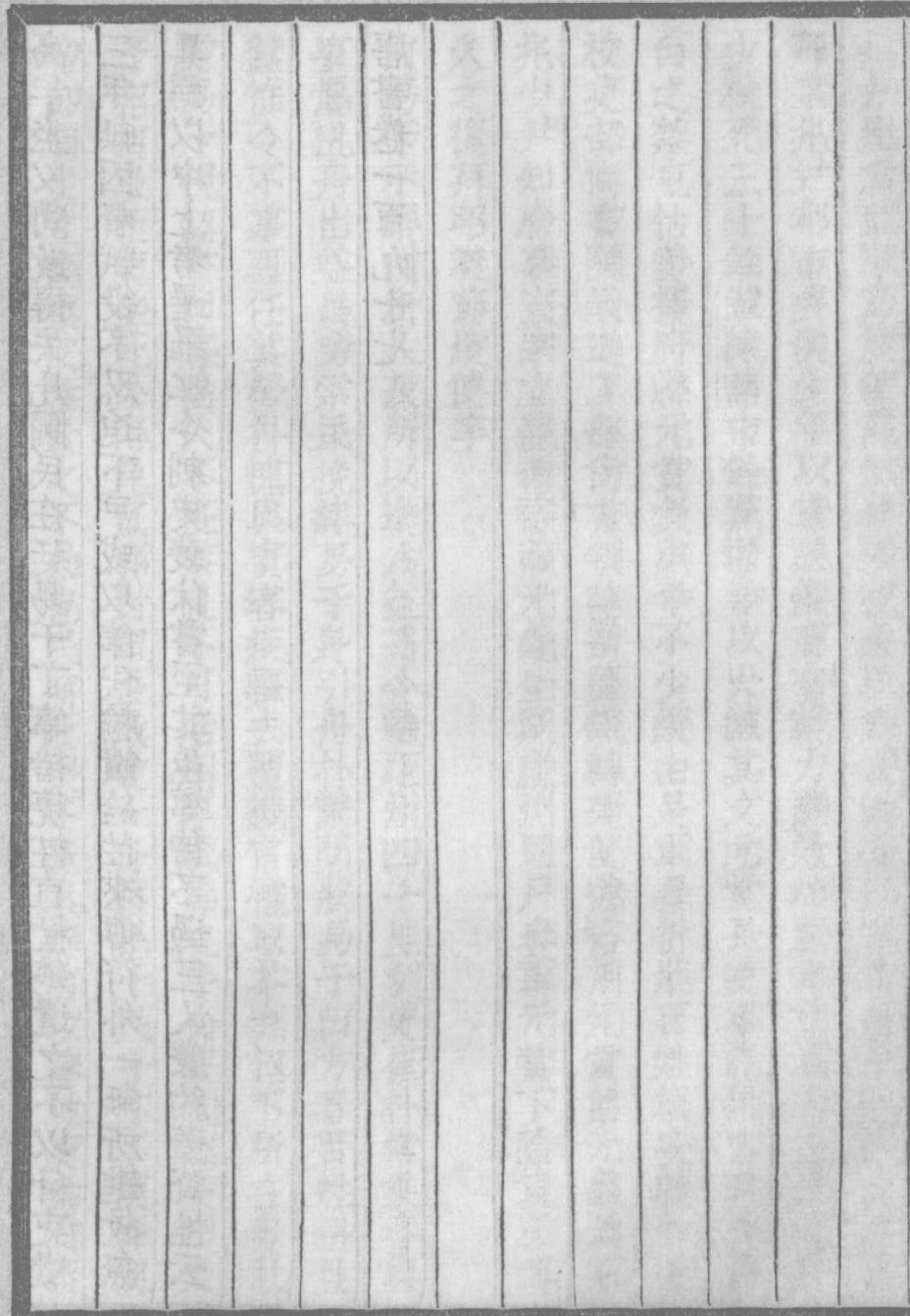
薛元賞亡里系所來太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爲漢州刺史時李德裕爲劍南西  
川節度使會維州降德裕受之以聞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賞上書極言可  
因撫之瀆虜膺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狀元賞治當最遷累司農卿京

兆尹出爲武寧節度使罷泗口猥稅人以爲便俄徙邠寧會昌中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鑲膚夸詭力剽妝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就加檢校吏部尚書閱歲進工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德裕用元賞第元龜爲京兆少尹知府事宜宗立罷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元賞下除袁王傅久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縡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卽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祿吏爲辦召

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鬪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  
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  
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考證

李素立傳父政藻○臣酉按宰相世系表作政期政藻弟也

薛大鼎傳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舊書作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臣酉按賈敦頤傳亦作瀛州新書自相矛盾

韋景駿傳司農少卿弘機孫○臣酉按弘機子餘慶餘慶子岳岳子景駿則景駿乃弘機曾孫也此云孫誤總由以岳子景駿爲二人皆餘慶子故以景駿爲弘機孫也辨詳舊書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考證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故也。吾觀之，其人慘橫，無一物可取。子雲、揚雄二人嘗論賦子，故以是觀  
其人也。嘗之誠已，則其筆終不至也。○西漢皆以賦子為要，故賦子者，通明景  
物，能本末相副，善賦者，既知其名，又曉其狀。

大業翰林翰林本奇遇徵賈韓陵望龍湫○舊書引馬氏詩云  
李義立過父好蘭○周易鄭玄注象數之說出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儒學上

高祖始受命鉏類夷荒天下略定卽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爲小學太宗身橐鞬風纏露沐然銳情經術卽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旣卽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是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

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  
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  
全集京師文治煥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  
入學鼓筈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紓侈袂曳方履闔闔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  
也帝又讎正五經繆闕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粹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因詔  
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  
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  
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  
寧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  
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  
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卽罷玄  
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  
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

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勝私楮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鐫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徹梁祕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者尙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

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經會諒反除名爲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說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化及刷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于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黨迷未遠而復今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恭聞命俄而世充專制密又問焉對曰彼殘忍而意褊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密曰常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明略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

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爲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稟文遠餓幾死數矣身出樵爲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爲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客賞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閑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襄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訛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以明德爲師卽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僵東壁下玄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臯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

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譏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爲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譏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于祕書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復帝咨尙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

見子邕傳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爲

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師古少博覽精  
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  
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鷄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  
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之推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  
不得調寢甚資教授爲生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  
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  
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  
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于祕書省考定  
多所釐正旣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輒引晉宋舊文  
隨方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  
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  
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  
素議薄之斥爲郴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

朕無聞焉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念卿曩經任使朕不忍棄後宜自戒師古謝罪復留爲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旣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巾褐裊披放情蕭散爲林墟之適多藏古圖畫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譏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爲異端師古奏臣譏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遷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於時永徽三年子揚廷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譏匡謬正俗八篇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

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學聞爲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爭臣風轉禮部侍郎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卒

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彊暴比

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璽書獎勞終鄆州刺史譏漢書決疑師古  
多資取其義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  
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  
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  
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  
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  
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卽  
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己雖多仍  
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  
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  
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

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譏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皇太子  
令穎達譏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百匹久  
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  
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旣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  
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  
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譏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  
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  
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  
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穎  
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擢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  
美之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  
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

所說

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受業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釀故掎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暉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倪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徵時數與游既卽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

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氈絮潛置席下通覺卽徹去遷累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初追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尙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免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朱子奢蘇州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辭隋大業中爲直祕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持節諭旨平三國之

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爲講大誼然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至其國爲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以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始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高祖崩將祔主于廟帝詔有司詳議子奢建言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劉歆議當七鄭玄本玄成王肅宗歆於是歷代廟議不能一旦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臣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爲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迭遷乃處之於是尚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推親親顯尊尊爲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乃祔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爲六室及帝崩禮部尚書許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毀按玄成說毀廟主當瘞且四海常所宗享矣舉而瘞之非神理所恤晉范宣議別廟以奉毀廟之主或言當藏天府天府瑞異所舍也禮去祧有壇有墠臣皆所未安唐家宗廟共殿異室以右爲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尊處祈之禱

之未絕也有詔如敬宗議然言七廟者本之子奢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樂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鞫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子奢爲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卒于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

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壞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剝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爲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爾如貪慄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歸鄉里卒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平賈公彥趙李玄植公彥終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隱儀鳳中爲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于始不得其時焉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悰請武氏廟爲七室唐廟爲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悰損國廟數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僞聽之時皆服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終禮部侍郎公彥傳業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該覽百家記書貞觀間爲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

方士浮屠講說玄植以帝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寤坐事遷巴令卒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笄州博士後胤甫冠以學行禪其家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義寧初爲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太宗卽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撫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爲之笑令羣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己力罪也帝大悅遷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朔望祿賜防閣如舊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尚書謚曰康陪葬昭

陵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謚曰貞獻子鑑別有傳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間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

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祕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卒

孫倚相仕爲祕書省正字讎覆圖書多所刊定子崇義天寶末爲幽州大將以

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客薊門生子從政略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寶臣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寶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寶臣初倚任晚稍疏忌從政乃閩門謝交游不事及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斷絕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怨復讐必盡力後已前日而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洛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佑頓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兇猶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戶庭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卽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於王武陵如其揣云蕭德言字文行陳吏部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甫冠以國子生爲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詭浮屠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

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  
言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  
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  
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經授晉王時許叔牙  
爲侍讀同勸講王爲太子德言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致  
仕太宗不許下詔敦勉封武陽縣侯進祕書少監久乃得謝高宗立拜銀青光  
祿大夫全給其祿遣通事舍人卽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  
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並增秩賜金卒年九十七贈太常卿謚曰博

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  
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子子儒字文舉高宗時爲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  
六天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爲說不指蒼  
旻爲天而以昊天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圓丘太史所

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垓與緯書駁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爲天乎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以日月爲天草木爲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圓丘爲一玄折而二之曰圓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玄說與著式相違宜有刊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爲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旣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乾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言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爲祀感帝又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焉虞氏禘黃帝郊饗夏禘黃帝郊鯀殷禘饗郊冥周禘饗郊稷

玄謂禘者祭天圓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遠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圓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子儒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以選事委令史句直日偃臥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德言曾孫至忠自有傳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譏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鑾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譏

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  
議詔羣臣更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別  
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不及昆季烏有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  
播議永徽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譏高祖實錄興創業  
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譏太宗實錄訖二十三年坐事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  
卒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玄齡患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爲四十  
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  
伯莊者彭城人爲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譏甚多終崇賢館  
學士自所著書亦百餘篇子之宏世其學武后時以著作郎兼修國史終相王  
府司馬睿宗立贈祕書監

景通者晉陵人與弟暉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  
授者以爲無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暉後復踐其官及職  
訥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王爲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讀嘗

集俳諧十五篇爲太子歡太子廢高宗見怒除名爲民復坐事流死振州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荆襄  
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  
左去歲餘遇赦歸會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  
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  
時名儒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卷之三

王氏傳家記

王氏傳家記

王氏傳家記

王氏傳家記

王氏傳家記

王氏傳家記

王氏傳家記

王氏傳家記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儒學中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尚書民曹郎  
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  
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謚曰  
平餘令博於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  
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也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者  
積薪自焚長史裴張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  
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視試廉按果得其姦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  
孝德傳更譏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

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

唐

書

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

一 中華書局聚

下人引御史坐與議論吏部侍郎楊思玄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驪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嬖譖敬敷死獄中又裒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讟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榜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又爲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世客馮翊梁慈源侯整四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舉弘文生調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爲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太子講修書于芳林門時姑爲帝婕妤嫌以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召爲沛王侍讀再遷司議郎皆不就累進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聃上書諫以爲虧裳冒頓之裔解辯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謂恭慎威

儀以近有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又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齊  
睂言於帝曰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忠孝公廟反  
崇飾踰制恐非所以示海內帝寤有詔復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齊睂善  
文誥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樞劇許間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貶  
蘄州司馬又流欽州卒年四十四睿宗時贈禮部尚書子堅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異之十四而孤及壯寬厚長  
者舉秀才及第爲汾州參軍事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有五聽令有三  
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  
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令覆奏  
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郤芮亂國而缺升諸朝郤康蒙戮而紹死於  
難則於它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且詔書與  
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聖  
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爲申

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譏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中宗怒韋月將欲卽斬之堅奏感夏生長請須秋乃決時申救者亦衆得以榜死俄以禮部侍郎爲修文館學士睿宗卽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進東海郡公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兵擊姚州潯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蠻夷羈縻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女爲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舊路閉不通者數年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義敗不染於惡出爲絳州刺史數外徙久乃遷祕書監左散騎常侍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酺集賢幔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後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尙人從上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祿大夫堅於典故多所諳識凡

七當譏次高選卒年七十餘帝悼惜遣使就弔贈太子少保謚曰文齊冊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

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

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饗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

云伯儀歷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亂闔門死於盜文逸遁免流離辛苦自

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彊飲食之更負以行乃得脫貞觀末官申州  
司馬敬淳少力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  
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崇賢館學士數  
受詔纂輯慶卹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  
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後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書少監  
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免死後爲遂安令先  
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  
其屏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  
人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譏次然皆本之  
路氏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爲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  
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  
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

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譏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丐官筆楮寫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憚數沮詰其言元感緣鱗申釋竟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官屬加朝散大夫卒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葬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

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驗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尼父所定敢問此可爲法否昔鄭玄以中月而禫者內容一月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既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

盡而踊擗之情差未祥而廓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此情之所以致寧外  
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縗帶素紩禫則無不佩夫去衰  
麻襲錦縠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爲節之以禮匡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爲姊  
服孔鯉不能過期哭母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束之言不詭聖人而  
元感論遂廢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貧俠嗜學工草隸  
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卽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  
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彊遣不肯赴敬業怒  
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事平大總管李孝逸表其  
節武后召赴東都謁殿中襃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進祕書少監使侍皇太子  
紹宗雅修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張易之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卒  
於家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  
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虞卽世南也紹宗兄玄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王傳黃老術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壝爲親疎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壝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壝有禱祭之無禱乃止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日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旣大祥卽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壝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擇古作

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沿革何專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晡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乏於費可減朕常膳爲之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禫衣復寢宮舉衣魂輶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梓棺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中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亦善著書粲始冠擢進士第神龍中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韋后疾之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東宮粲駁奏太子七鬯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所謂憲章古昔者詔可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所援比崇訓塋兆請視諸王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爲陵不疑粲固執以陵之稱本施尊極雖崇訓之親不及雍王雍墓不稱陵崇訓緣主而得假是名哉

詔可主大怒出粲陳州刺史粲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憚開元初爲祕書少監其從父行嘉仕爲雍王記室亦以學聞粲累封固安縣侯終邠王傳謚曰景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劑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長安中擢定王府文學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或建言以涼武昭王爲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出爲陸渾令坐事輒棄官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歸與知章覃思經術舉訴訢然張說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每休沐講授未始輟於易老莊書尤縣解弟子貧者賙給之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烏應奪民利邪卒官所注傳頗多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著東都國子監門外季良偃師人一名翌仕歷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

張齊賢陝州陝人聖曆初爲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於明堂講時令唐書卷一百九十九列傳七中華書局聚

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閏仁諱曰經無天子月告朔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誼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既視朔遂登臺玄又說人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爲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謂告帝卽人帝神卽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贊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於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一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謂吉爲朔故世人謬吉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

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  
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爲不疑諸侯受  
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於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  
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  
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  
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  
漢儒以明堂太廟爲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爲太室向陽  
爲明堂建學爲太學圜水爲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  
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  
廟月取一政行之於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  
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  
朔焉卒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  
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

許歲首一入不亦隘乎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於煩每孟  
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楊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  
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久  
之齊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  
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  
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  
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寶歟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  
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於  
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  
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  
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剗其上以象物生方其  
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  
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

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中宗卽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爲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齊賢上議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禹稷也禹稷興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

也景皇帝旣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  
大帝神主旣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爲  
六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爲兩說齊賢等不祖武  
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列  
於廟爲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齊賢遷累諫議大夫卒

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爲河北縣長高祖兵興  
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  
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  
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沖好  
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爲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  
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太宗命諸儒譏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  
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  
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

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綏書乃成號姓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名氏粲然衆矣秦旣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旣絕後嗣蒙其福猶爲彊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

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初

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刪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尙官官之弊至於尙姓姓之弊至於尙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尙婚姪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尙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尙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尙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尙婚姪者先外族後本宗尙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尙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尙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尙矣人無所守則

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譏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譏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譏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譏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

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禪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闥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斂賦諉法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叢取實才權貴謁請不能阿撓擢中書舍人內供奉爲修文館直學士開元

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  
爲長者玄宗詔與褚無量同爲侍讀更日番入旣叩閣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  
乘馬宮中每晏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祕書是時文籍盈漫皆奐朽  
蟬斷籤勝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闕又言自齊以  
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請採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祕府詔可卽  
拜懷素祕書監乃詔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  
丞吳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辭王恭  
陵丞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質四門直講余欽  
進士王愬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戶參軍袁暉海州錄事參軍晁  
良右率府胄曹參軍毋斐滎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譏次踐  
猷從弟祕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祕書少監盧備崔汎爲  
修圖書副使祕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爲判官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  
會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贈潤州刺史謚曰文給輿還鄉里喪事官辦懷素卒

後詔祕書官並號修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  
疲於供擬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內料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沖考繢  
不應選者無量等奏修譏有條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沖乃令斐述欽總輯部  
分踐猷恢治經述欽治史斐彥直治子灣仲丘治集八年四錄成上之學士無  
賞擢者行沖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徵彥直踐猷行果子釗直斐述灣玄默欽  
良金與朝邑丞馮朝隱冠氏尉權寅獻祕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曹參軍韓  
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悌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祕書省罷譏緝而學士  
皆在麗正矣恢仲丘老病還鄉里紹伯卒於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玄默  
集賢直學士利徵出爲山莊令儒緩無治術免官終於家子劍坐保任非人終  
德州長史欽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灣洛陽尉良金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  
軍事寅獻臨淮太守曉左補闕覃萊州別駕坐誣告刺史流遠方藏之膳部員  
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令瓚文學直書院後以右率府兵曹參軍而罷終恆王  
府司馬祕書省校書郎源幼良代利徵後以協律郎罷

殷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與賀知章  
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爲杭州  
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授祕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  
喪哀慟歐血而卒年四十八

少子寅舉宏辭爲太子校書出爲永寧尉吏侮謾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  
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斂其子亮斷指翦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  
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鸞巢其楣後終給事中杭州刺史踐猷弟季友歷  
祕書郎善畫從父仲容終冬官郎中有重名子承業以謹樸稱歷太子左諭德  
右威衛將軍族子成己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吏所陷率  
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己生而左耳缺云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四世孫祖紹安與兄紹新蚤知名陳亡客  
居鄂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  
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末爲監察御史高祖討賊河東紹安

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帝受禪端先歸拜祕書監已而紹安間道走長安  
帝悅擢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二匹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  
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爲多  
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  
自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  
遷禮部侍郎出爲衡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致恭若  
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  
光祿大夫賜絹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卒謚曰惠

從父禎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高宗時再遷絳州刺史封武  
昌縣子謚曰溫子季誦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祕書郎陳子昂常稱其神清  
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

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譏百家類例  
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剗去之說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

紛紛邪培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謂可傳及聞培語懼欲更增損  
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沖  
皆譏類例而至書稱工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

唐書卷二百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儒學下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尙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邇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祭天無裸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贛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母

老解官玄宗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譏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祿大夫錫予蕃渥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根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畯良撙奢靡輕賦慎刑納諫爭察詔訛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久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

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卽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頌  
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  
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  
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夏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  
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離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  
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  
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無量又言貞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  
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爲麗正殿  
直學士比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  
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鄒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  
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胄於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賚賜卒年七  
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  
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所譏述百餘篇沒後有於書殿

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家始無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內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臠臠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譏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尙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沖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

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爲岐州刺史兼關  
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  
志謙坐讎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四十人行沖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  
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  
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譏書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  
故詔行沖并代之玄宗自註孝經詔行沖爲疏立于學官以老罷麗正校書事  
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  
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刊綴爲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  
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  
有如鈔綴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  
出行沖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  
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  
篇而爲之解世所不傳鉤黨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挈之典雖存探究咨

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羣言之冗脞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蕪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爲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譴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誠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諭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爲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爲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

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嫌邪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鍾鼓旣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不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

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晉世子  
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于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  
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爲限況天子篤親以及旁  
期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繁猶生  
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  
上伯祖也服總章懷伯父也服期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  
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  
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奏言廟  
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  
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  
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  
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  
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

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立於世亦已

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窩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尙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

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己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圜寢百世不毀尙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祐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獻等不能屈蘇頤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逐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爲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脩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禳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識其

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壞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裸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閨孺等幸臣爲之後漢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襯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賓況天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貢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

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謁者視禮輕重以定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爲集賢院脩譏踰年遷右補闕祕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爲母朞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閼人子之情愛一期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期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母服期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卽極陳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期心喪者再期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

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期齊抗斬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啓釁階孝和僅得反正  
韋氏復出酖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  
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  
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  
時思之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限一期二期服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  
不肖共成文理而欲釋彼伯叔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  
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  
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  
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免官  
齊而期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  
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以舅服不爲無禮嫂  
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爲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七  
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爲母服或期而禫禫而釋心喪二年

或期而禪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後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時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脩譏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駁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誼卽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禮上辛祈穀於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臣謂雩上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於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爲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

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爲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祕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祕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縡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疇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決於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毋輿韋遂以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祕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像詔冬曦述贊分爲傳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

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傳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太學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泓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穿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祕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廙業入集賢院脩譏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廩爲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顥爲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季良廙業知章呂向皆爲直學士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祭酒卒冬

曠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曰弟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吳郡採訪使頤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別傳王嗣琳以太子校書郎罷東方顥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廩業亦坐事左遷餘杭令仙廈善講論後爲道士開元集賢學士又有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僎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叵測也以親喪哀毀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說尹元凱薦爲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譏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會親族敘訣二日卒年四十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爲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脩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顥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爲汝州參軍以友壻李慈伏誅貶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以給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剛

正更賜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以祕書監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繇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內供奉通歷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廣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己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甸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郤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欽說雅爲李

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常爲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克鈞爲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爲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盧僎吏部尚書從願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兄俌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俌上疏以爲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則戒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邊免行役次盧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購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俌終祕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僕救僕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

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衰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

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  
匱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形韋莊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  
士匱子陵最卓異士匱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爲博士  
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士匱譏春秋傳未甚  
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匱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  
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子陵蜀人好  
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  
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洄復爲通  
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  
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刻挾書令  
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廢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

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訛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爲武后時宰相形名治禮德宗時爲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觀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璵緣生事亡用燕具裯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布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臘甘旨謂之裯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爲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爨而享非以異爲敬之意且

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爲疏廟歲五享不爲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曠味願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宮爲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卽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若邇則無聞焉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柏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囂役密邇非幽穸所安改之便形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爲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於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柏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形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

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意於禮宮之南九坊三坊曰圍外地荒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卽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遷累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爲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襄大節卽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懷懷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郤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怠京密白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旣附室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

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祫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闕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卽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祫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旣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蹠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

於廟如真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高稷爲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

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壇壇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

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壝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祫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於西列衆主左右於是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

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  
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  
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  
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  
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  
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  
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壝遷  
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  
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壝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  
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卽享於  
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  
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謂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  
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鬼漸而遠者祭

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冕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祫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祫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祫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祫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

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  
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  
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尙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  
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  
禘祔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  
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  
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紺衣銀魚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  
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宦人帝曰京  
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  
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訃己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  
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  
出罷爲祕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  
籍賈人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

乃復誰實召亂爲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卽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  
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姦佞營蠱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  
惑焉而陳京趙贊爲帝稅屋架貸賈緡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興信宵人剝下  
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抵亡帝恨惋曰京與贊真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襄嗣襄孫  
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敝政稅間架借商錢宮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  
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闢說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  
宗聞暴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異皇甫鍔諫者不聽  
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瓘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戶  
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  
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  
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

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爲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爲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

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二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旣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卽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

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絲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譏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皋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於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卽死我頸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爲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齒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爲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臯佑鐸季安爲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臯墓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

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  
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敝蘊亦韋臯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闢說然  
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旣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  
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  
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爲邵州刺史嘗杖  
殺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爲倡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蘊辯給嘗有姓崔  
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  
對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博士兼脩譲憲宗將耕籍詔  
公肅草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  
祭請諸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  
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並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  
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

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爲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爲常及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苟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禫禮徙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

也有司悉禁中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壽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爲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爲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闔弑吳子餘祭問闔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闔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罷爲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謚曰懿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唐書卷二百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文藝上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繩句繪章  
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  
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  
撫崎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追逐百家法  
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  
李嶠宋之間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贊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  
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謫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  
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章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  
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

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  
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  
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  
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  
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  
詔爲芝草嘉蓮二頌數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亡入隋歷尚書  
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  
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  
歐陽詢典膳監任璿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  
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子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  
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  
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

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  
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  
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爲文學從父弟承序  
亦有名王召爲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爲廢朝一  
日謂高士廉曰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滂爲  
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顯察皆死宋難昂著  
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雖琅邪王氏踵爲公卿特以累朝佐命  
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子嘗白誼  
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  
老夫是也山東人尙婚媾求祿利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尙邪沛大慚  
承序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尙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爲晉王  
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袁  
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

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晉王友兼侍讀  
加弘文館學士卒

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  
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  
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  
散樂不進帝納之旣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奕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  
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祕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  
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  
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爲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爲吳興王友入隋楊素  
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齊復爲府屬王廢官吏抵罪而德仁以  
忠謹獲貢補河東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德仁  
爲友庾抱爲記室俄並遷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職徙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

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紀散亦博學高宗時紀爲太子洗馬豫修五禮散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爲崇賢館學士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爲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繇是疎斥帝遇弑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國爲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爲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壞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爲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卽位直中書省張蘊古

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賦其序  
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瑤臺爲麗而不  
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  
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己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  
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日行之堯舜  
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譏玉譟真紀以勸  
封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潭令蘊古恒水人  
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  
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  
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  
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  
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

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幾不俟  
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  
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卽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  
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驚倨數佻輕  
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  
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  
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舊州譏交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黃  
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  
薦爲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譏  
次國史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  
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爲出入上延祐欽納後  
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

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

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卒

子知柔性簡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

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毋頊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  
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載服用皆自處  
其費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  
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  
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  
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  
岳矜己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舍人裏  
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昌  
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恆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鹿泉少好學唐儉愛其  
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  
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儀並主朝廷大典冊初

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三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  
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  
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相次充  
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  
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鈞駁奏主與王  
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鈞猶出爲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暉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  
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  
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  
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  
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瓊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  
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頤傷并  
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間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

后令賦歡喜詩數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爲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太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間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尙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總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

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覲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訏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藉寢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

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

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鬪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旣廢客劍南嘗登葛懷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療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沉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尤喜著

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鄼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爲

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魏王後酈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  
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川尉  
勃兄勛弟助皆第進士勛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  
載冊文羣臣已在乃寤其闕宰相失色勛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  
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勛與蘇味道曰二  
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勛素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勛與  
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鄰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爲監察御史裏行初  
勔勛助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劫又以文顯劫早卒福時少子  
勸亦有文福時嘗詐韓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  
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  
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

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烟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爲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供衣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頰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旣久與親屬訣自沈頰水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

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烟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間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縫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瑤玉璧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爲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爲譖所得萬頃爲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爲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

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會赦還爲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譏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譏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格酬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

萬頃孫正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舅孫逖與譚物理數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寔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贈祕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爲華州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錄韋夏卿李實繼爲尹事必咨之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奧助卽召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鄜坊觀察使一切辦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爲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爲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乏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唐書卷二百一考證

崔信明傳高祖光伯○舊書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曾孫

崔行功傳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舊書鉅鹿太守伯讓曾孫

杜審言孫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臣德潛按舊書武雖急暴不以爲意今閱甫集無論兩人贈答劇見交誼至武沒後甫哭歸襯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八哀中云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欲殺甫事恐好事者爲之新書喜聞其說而采之也當從舊書

王勃傳年二十九○舊書作二十八

駱賓王傳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舊書敬業敗伏誅  
中宗時詔求其文○舊書則天重其文遣使求之

元萬頃傳馮師本載糧繼之○舊書作別帥馮本

唐書卷二百一 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邱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文藝中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間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勑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千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譏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鄆尉肅宗時爲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遷爲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

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太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間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葡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間閻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云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誠傳于時元日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日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獻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  
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邦尉累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  
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  
咨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爲  
著作佐郎脩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  
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  
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脩文館學士旣久斥喜甚與家  
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貳劾未  
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  
脩文館直學士旣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紺尋歷  
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弟全交全字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間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之間偉儀

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蚪詩先成后賜錦袍之間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蒸昵寵甚之間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間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間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間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詔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賊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猶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間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間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間荒悸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

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間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懸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鷺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懸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懴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伎詔如此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

天中爲祕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修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餉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謐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

酷欲痛繩之反爲所構貶潯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擿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无量經明行脩著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會卒贈兗州都督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鍾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鍾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中侍御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

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祕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謗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千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

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卽位召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爲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卽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

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謠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訛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贓于時甞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

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  
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勣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  
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  
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  
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  
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謙媚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  
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  
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貢就郡杖  
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  
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訃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  
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殃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

環寫百字若榮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卽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寶院校理侍太子及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頤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醯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擇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

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蒱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輔政故召爲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壯爲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輦間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鈞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垍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袁其

文示逖李鳴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驛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闋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頤齊澠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縗廢累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諸子成最知名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憐病瘡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葺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據正嘗有期喪弔者至成不易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幞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略使公

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絲  
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逖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  
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爲等差今官兼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  
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  
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  
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  
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  
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  
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  
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  
中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  
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諸曹掾因功勞  
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丞糾射八坐主省內禁令宗廟祠

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號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第範亦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蜀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已醉左右以水類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鞚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

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驕放不自脩與知章  
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  
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  
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  
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  
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  
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  
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  
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  
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  
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時  
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  
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

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下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瘡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

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  
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  
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  
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祕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  
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侍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  
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云此霓裳  
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  
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汎辛夷塢與裴迪游其  
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  
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遺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  
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槩者  
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

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卽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氳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卽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

位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旣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卽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謹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恆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己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

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  
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  
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  
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  
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  
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  
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譏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  
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  
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  
往來鄠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  
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  
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卽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  
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

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  
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  
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  
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崤陝公何遽輕土地欲  
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  
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  
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  
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  
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  
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卽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  
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  
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  
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驛時人語

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卽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尙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姦去官風痹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隣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閣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并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權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差稱曹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爲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陵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一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三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

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  
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  
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彙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  
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  
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  
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淫兩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  
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  
之下餓夫執殳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殍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  
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  
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  
駁驢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  
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雷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  
速罷幸不然窮甿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叛渙詩

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爲寇盜三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閻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闕口渴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愴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緜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髡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頸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

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  
者元結梁蕭蕭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  
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  
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  
十一贈禮部郎中

## 唐書卷二百二

唐書卷二百二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

李適傳子季卿亦能文○舊書作李適之之子

宋之間傳汾州人○舊書作虢州弘農人

李邕傳父善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沈炳震曰舊書所注文擇六十卷

大行於時

孫逖傳博州武水人○舊書作潞州陟縣人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